

### 被村干部、警察入室抢劫 吉林残疾妇女有家难回

【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五日】（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）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四日，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香山村村干部伙同当地警察，入室抢劫法轮功学员刘玉琴，绑架没有得逞；后又多次闯到刘玉琴家，企图绑架未果。所有过程中，都未出示“警察证”、“搜捕证”、“逮捕证”。

刘玉琴过年有家难回。中共不法人员们扬言：抓住刘玉琴，把她另一只腿也打折了。刘玉琴走路一条腿有点瘸。

#### 一、当地村干部、警察入室抢劫情况

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点多，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香山村（当地村民一般俗称“小山”）副村长王强（男）、治保主任魏某（男，当地村民都叫他“魏三宝子”）、村长助理赵云和（男）、香山村一队队长王长辉（男，刘玉琴所在小队队长）和四队队长（男），四队队长开着青色电瓶车拉着他们几个来到刘玉琴家门口，当时刘玉琴女儿薛玲正在外面打水，他们便尾随薛玲闯进屋内，魏三宝子和王强问：“薛江人呢？（指刘玉琴的丈夫）”刘玉琴说“上班了”。

魏三宝子上前就拉开东屋柜子的布帘，把一个嵌有大法师父法像的镜框摔在地上，王强紧跟着就把另外一个嵌有师父法像的镜框摔在地上，玻璃溅碎一地，地革被扎坏。刘玉琴回来看到后忙把相框捡起来立在墙边，发现里面的法像都没了，只见魏三宝子将法像拿在手里，他们向刘玉琴要西屋门的钥匙，刘玉琴说“找找去”就出去了。刘玉琴女儿看见赵云和在东屋不停地蹂躏着相框，直到把相框踩坏为止。

王长辉等四人开始拿着钳子撬西屋的门锁，没撬开后，就开始狠命

踹西屋的门，把门（木门）踹劈之后，一帮人破门而入，乱翻一通，也不知是魏三宝子还是王强将电视柜内的大法书籍扔到了地上……赵云和把东屋的皮箱、纸盒箱、鞋盒子、被子、塑料袋等都乱翻了一遍，然后赵云和、魏三宝子、王强把西屋内的大法书籍、台历、切刀等搬到东屋，赵云和把印章仍在西屋炕上。

刘玉琴看到赵云和把自己的钱包拉开并朝魏三宝子说，“你看这还有带字钱呢！”刘玉琴忙抢回自己的钱包，不知是谁一把推倒刘玉琴，刘玉琴被推倒半跪在地上，两手撑着地，刚要起来时，魏三宝子上前一把掀开刘玉琴内衣，露出乳房，刘玉琴大喊：“你干啥呀！你要流氓啊！”魏三宝子的手并没有停下，直到把刘玉琴身上的钱全部抢走。在魏三宝子抢钱过程中，薛玲喊：“你干啥抢我妈钱啊？”赵云和拽住薛玲的胳膊，把她甩在一边。

魏三宝子说：“上前院看看去！”于是，魏三宝子、王强、王长辉等三人去了前院刘玉琴姑父家。

赵云和站在走廊，刘玉琴说：“我得上趟厕所不行啊？！”赵云和说：“那，你去吧！”赵云和站在后门口，探出头，盯着刘玉琴，刘玉琴说：“我上厕所你也瞅啊，你那么个大老爷们！”但赵云和并没有把头缩回去，继续盯着刘玉琴上厕所。不大一会儿，刘玉琴走了，随后薛玲也出去了。

家中主人都已不在。有村民看到闯进刘玉琴家的那帮人在刘玉琴家窗台上写字，还看到写了刘玉琴父亲的名字，还有一辆车的名。

这期间来了一辆警车（长面包形的警车）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警车和电瓶车开走了，屋内留有六个人，都穿着黑色衣服，其中一个人说：“那娘们（指刘玉琴）只要一回来就把她按住！”

大概中午十二点多，薛玲回家，在走廊，赵云和问薛玲：“你妈呢？”薛玲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你不看着呢吗？上厕所了。”赵：“你妈不让我看，你妈上厕所，不让我看”。薛玲：“那当然了，你是男的，我妈是女的，上厕所能让你看吗？”赵：“我回头再看的时候厕所没人了。”薛玲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赵：“这还掉厕所里了哪！没了呢！”赵：“你干啥去啦？”薛玲：“我被吓到了，上亲戚家坐了一会儿，亲戚安慰安慰我，说没事，我才回来的。”薛玲进屋看到：王强、赵云和、王长辉在西屋炕上抽烟、看电视，王强开始污蔑法轮功。

这时，刘玉琴家门口开来一辆警车（前文提到的长面包形的警车），下来两个警察，着装，其中一个一米七左右，平头，微胖，看着五、六十岁，对薛玲说：“你妈人哪去了？”薛玲让他问赵云和，因为一直是赵云和看着刘玉琴的。这个警察说：“我只管抓人！”

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又来了一辆警车（轿车形的警车），从车上下来六、七个人，都没有穿警服，进屋又开始一顿乱翻，被子、柜、皮箱、厨房、水果箱都翻的乱七八糟。

不知道是谁给金城村副村长苏宝林打电话说：“把铁塔上的东西摘下来，拿到小山一队来！”不一会儿，苏宝林手里拿着一块布，和一个一米六、七左右，黑皮肤的五十岁左右的男的来到刘玉琴家，把布给了他们，他们一起进了东屋，然后把门带上了。

期间，香山村村长张大辉也来到刘玉琴家。事后，张大辉和当地村民闲谈中承认：他当时不在家，是当地警察给他打电话让他去的。

薛玲质问站在门口不让薛玲进

屋的一个戴眼镜、一米七左右、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说：“你是哪的？”他说：“我跟他们是一起的，公安局的。”薛玲说：“咋没穿制服呢？”他说：“洗了！”薛玲说：“你骗小孩儿呢啊，我都有两套工作服，你们怎么没有！”他说：“就一套！”

他们拿起已经被踩坏的法像相框，从新装上师父法像立在柜子上开始录像。

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拉开薛玲的包，薛玲抢回自己的包，他们让薛玲查自己包里的钱。然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拿着录像机开始对着薛玲录。王强、魏三宝子、王长辉、穿制服的两个人和戴眼镜的男子到西屋打开电视，开始录像。

赵云和找工具把电视天线拆走了。戴眼镜的男子说：“这个电视台是法轮功电视台，电视是播放工具，我们得拿走。”薛玲说：“谁家没有电视，谁不看电视？！电视都没有影像了，播放啥了？！电视是我花钱买的，凭什么你们拿电视，搬就是抢！”穿警服的人说：“我明天再来搬电视！”然后又对薛玲说：“你得签个字。”薛玲说：“我没偷没抢没杀人放火，我不签！”他们让大队签字证明一下。大队的人便凑过去了，具体谁签的不清楚。穿警服的又说：“你得跟我们上趟分局。”薛玲说：“我不去！”他说：“这东西是你家的，你得跟我们走。”薛玲说：“我没偷没抢没杀人放火，我不跟你们走！”他们在一起小声嘀咕了半天。

他们把刘玉琴家的东西装在警车上，又分别到刘玉琴两个弟弟家骚扰了一遍，到刘玉琴叔叔家，抢走了一本台历，在门口，穿警服较胖的那个警察看到薛玲说：“走，丫头，回你家搬电视，把门锁上。”薛玲没理会他，进刘玉琴叔叔家了。

第二天，不法人员们又到刘玉琴家，没有找到刘玉琴，扬言：抓住刘玉琴、把她另一只腿也打折了。

腊月过小年那天，他们再次到刘玉琴家，没有找到刘玉琴。

附被抢走物品清单：面额五元的真相币七十八张，共计三百九十元，台历二十二本，半成品二十四本，板

七十四个、打孔机二个、切刀一个、铁环三箱、《转法轮》四本、其他大法书籍若干、MP3 播放器一个、护身符底板五、六张，印章二个、《正见周刊》一本、卫星接收器一个。

## 二、刘玉琴炼法轮功获健康

那么，刘玉琴又为什么会修炼法轮功呢？以下是她的自述：

### （一）半生病苦

我叫刘玉琴（后身份证上被改为“刘玉芹”），今年五十岁。是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香山村一队的一名普通农村妇女，家里十分贫穷，二零零二年之前，住的是小草房，外面下雨时，屋里也下雨，一面墙还倒了，用砖头支着，村邻都说，“这房子能住人吗？倒了不得砸死吗？！”

我左腿是先天性大胯脱臼，二十五岁生完孩子，走路就得拖着走，手得拄着棍，没有钱治病，每晚都是腿疼醒了就用手捶，把腿捶麻木了再接着睡！期间还得过肺气肿，喘气上不来气，吃不进去饭，肋骨疼，躺不下，只能坐着，一直持续了两年，那时的我对人生已经失去了信心，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，我姑姑对我说：“孩子还小，你就是坐着看着他们、你也别死！”就这样，为了孩子，我一直苦苦的撑着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五年，二零零三年的时候，右腿又得了股骨头坏死，因为没有钱看病，就一手拄着一个棍，手心时常被扎出血，干活时总是爬着干，干完了再用棍撑起来，由家人用单轱辘车推回家。有一次，丈夫干活回来，说：“啥用没有，连饭都没做好。”我自己坐在外屋地下眼泪就下来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心里难言的苦，我心想：这活着啥劲啊，死了得了！我进屋对丈夫说：“咱家还有耗子药吗？”丈夫说：“有半瓶，咱家有耗子吗？不够用明天我再给你买一瓶！”……

### （二）佛法神奇

直到二零零七年一月份的一天，我寻思：这法轮功的书，共产党不让看，又抓人、又蹲监狱的，我现在死我都想了，还有啥不敢看的。我死之前，我得看看这书，看看这书里咋说的。于是，我要求丈夫把别人放在我

家的装有法轮大法书籍的箱子从两米左右高的大衣柜上拿下来，放到地上，我打开盖，伸手一掏，抓出来了一把碎纸，我想，这咋还让耗子嗑了呢？！我又掏了一下，拿出来三本《转法轮》，包书的皮都被耗子磕得细碎，但是书却完好无损。我当时想，咋这么神奇呢，耗子咋不敢动这书呢？！

我捧着书到了我住的东屋，神奇的、不知不觉的，我竟然忘记了拄棍，坐在炕上我就开始看《转法轮》，这一宿看看停停，睡醒醒，看了三讲，第二天早上我做饭的时候，没有拄棍，也没有坐凳子。两宿一天，我看完了《转法轮》，这两天中，我的两腿一直在冒凉风，后来才知道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。从那以后，我烧了所有的止疼药，消炎药……我健康了！

二零零八年的一天，我到医院做身体检查，大夫问我跟谁来的，我说自己来的，他不相信，到外面看了看，才相信我的话，又对另一个大夫说：“她真奇怪，两条腿都有病，她怎么走来的？”诊断上写着：左腿先天性大胯脱臼，右腿股骨头坏死，骨头尖上有不明之物。

学大法之后，因为我家困难，以前别人给我啥，我就接着，现在我知道了“不失不得”，别人给我东西，我也不要了，对钱财也不看的那么重了，家里经济状况也慢慢好起来了，家里盖起了房子。◇

## 是自焚还是演戏？



图：央视构陷法轮功的“自焚”录像中，被火烧过的王进东，面部烧坏，腿上的棉衣烧烂，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，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。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，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，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？